

10.

從鄧演達到聞一多

廿年來蔣介石所殺人物



風雨書屋印行

從鄧演達到聞一多

——十年來蔣介石所殺的人物

從演達到聞一多

——廿年來蔣介石所殺的人物——

著作者：許 畏 之

印行者：風 雨 書 屋

經售者：海內外各大書店

定 價：港 幣 一 元

印 期：一九四七年五月初版

•印翻許不·有所權版•

目 次

前言.....	(一)
第三黨領袖鄧演達.....	(四)
民權保障的先驅者楊杏佛.....	(一)
生產大衆黨領袖徐名鴻.....	(一五)
中國報業領袖史量才.....	(一〇)
西北軍名將吉鴻昌.....	(一七)
救國會領袖杜重遠.....	(一一)
抗日名將張炎.....	(三七)
社會教育家李公樸.....	(四三)
名教授聞一多.....	(五一)

一粒種子，如果撒在肥沃的土壤中，再加以具有「風調雨順」的自然環境，以及人力的辛勤耕耘，牠便會茁壯，生長，開鮮花，結好果。但如果撒在多沙，多石，多荆棘蔓草的貧瘠之區，再經暴風雨與其他人為的躡躅，即使牠仍努力掙扎，也難以長得茂盛。

人才也是如此。現在社會上一般人喊「才難」「才難」，自然指「人才難求」的現象而言。因為在蔣介石「以殺戮為耕鑿，以貪污剝削為能事」的統治方式之下，真正有作爲，有骨氣的「人才」，確實要比「奴才」少得多。

不講旁的，單以中國二十年來，被中國四大家族統治集團所明殺、暗殺掉的人才，其數已何啻千千萬萬？專制獨夫度量之狹小，以及行爲之卑鄙，實可稱。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。

這一本小冊中所寫的九個人，只是千萬萬被慘殺的代表而已。他們中有的是國民

黨黨員，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，有的是第三黨的領袖，十九路軍中的抗日名將，救國會的領袖，民主同盟的先驅者，也有並不隸屬於任何黨派而畢生以從事新聞事業、實業為職志的企業家。他們雖出身不同，職業各異，然而有一點是共同的：那就是他們都立志救國，反對賣國；主張抗日，反對妥協；主張民主，反對獨裁；主張為人民服務，為人民解除痛苦，反對奴役人民，剝削人民的『獨佔獨裁』統治。他們之死，就是因為抱著這樣的主張，絕不動搖屈服，并願為這些主張之實現而積極奮鬥！他們之死，就是因為他們都是中國優秀的人才，而不是從什麼訓練團之類的機關中抽掉了硬骨頭出來的『奴才』，他們不屑指鹿為馬，向獨夫低頭屈膝，才遭這位中國獨裁者下了毒手害死的！

只要看今日之下，連大漢奸周佛海、羅君強之流，竟可以不依法律判決，而憑手諭減免死刑；而在另一方面，則興高采烈的用美式配備來殺人，捕人，血流成渠，鬼哭神號。中國獨裁者是何居心？我想，在中國人民心中，應該雪亮。

中華民國已經有三十六年了，而民國之民，還依然在力竭聲嘶的喊：『保障人權運動』，事之可悲，可痛，孰甚於此！

不僅是爲了下一代，也是爲了這一代，人才不致再遭慘殺，不致再受躊躇，人權不致毫無保障，中華民國做到名實相符，我們只有走一條路：即打倒獨裁專制政權，實現

前言

民主政治！只有把沙石丟開，把荆棘斬掉，我們才有把握使人才之幼苗，在我們自己肥沃的土壤上，長成而為參天的大樹！

他們九個人，已經倒下去了。但是中國的反動獨裁者切莫笑得太早，得意忘形。因為前仆後繼，堅決戰鬥的，不僅有千千萬萬，而是以百萬千萬計數的全中國人民！

第二黨領袖鄧演達

民國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，中國反動的統治者，在南京鎗殺了一位卓越的革命領袖，優秀的軍事家，政治家鄧演達先生。這是中國革命的大損失，也是中國人民的大損失。他的遠見的政治主張，在今天仍有其光輝意義。他生前曾經指出：「中國只有兩條出路，或者是淪為國際帝國主義的殖民地，叫中國永遠受帝國主義的支配。或者由中國大多數平民羣衆自己起來，推翻帝國主義及封建軍閥的統治，設立平民政權，進行經濟解放。」

十六年後的今天，我們國家民族的危機，并不因對日抗戰勝利而有所改變，且因內部的官僚獨裁政治與獨佔資本，更加與外來的帝國主義相勾結，對中國人民的生活及生存所必需的自由條件，加以殘酷的摧殘，使中國在勝利之後，重新陷入分裂與內戰的大災禍中，人民生活水深火熱。緬懷往事，展望未來，益感鄧先生一生獻身革命的事蹟，頗足珍貴，可為我們後死者規範。現特摘要述其事蹟如下：

一、童年即參加革命

鄒演達先生，字擇生，廣東惠陽人。生長於惠陽縣的鹿頸鄉，該鄉地主與佃戶，分區而居，鴻溝判然，至爲顯著。耳濡目染，使先生對地主的橫暴，與佃戶的困苦，在童年時代，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時當中法戰爭與中日戰爭之後，國勢日危，帝國主義的侵署，正氣磅礴萬丈，革命黨人，時將中國國勢凌夷，與到處民不聊生的情形，向農村方面宣傳。他在八歲的時候，即隨革命黨人姚雨平等作交通員，往來於廣州佛山間，傳播秘密函件，擔負革命任務。

十二歲時，入廣東黃埔陸軍小學讀書，品學兼優，爲師友所器重。辛亥之役，他隨軍北伐，在姚雨平軍中，初露頭角。民國建立，返粵重修軍事學，畢業於廣東陸軍速成學校。民國三年，進武昌陸軍第二預備學校，從事於經濟科學的研究。民國五年畢業，繼續升學至保定軍官學校，他經常利用課餘時間，努力研究社會科學。民國八年，畢業於保定軍校，被派赴邊防軍中入伍見習，充下級軍官。旋由鄧仲元先生召回涿州，委他統率憲兵。

二、北伐以前的建樹

當國父中山先生令陳炯明由漳州率師回粵，驅逐舊桂系軍閥，鄧先生亦隨鄧仲元率憲兵出發。及廣東恢復，鄧仲元先生成立粵軍第一師時，即委他為師部參謀，兼步兵獨立營營長。仲元先生倚之如左右手，團結上下，羅致人才，以培植第一師的基礎。他們早已看透陳炯明之爲人，跋扈囂張，終不能爲革命之助，祇有使第一師成爲革命的武力，始能牽制陳軍，不敢有所異動。旋又担任工兵營營長，努力訓練，使全營成爲全師各團營的模範。第一師對革命事業的忠貞，益遭軍閥陳炯明之忌，消滅第一師陰謀的初步即爲謀刺鄧仲元先生。但鄧先生雖被暗殺，而第一師的軍心，仍堅固如昔，這是因爲鄧演達先生在的緣故。

中山先生知陳炯明終懷異志，且知先生擁護革命，夙具決心，特將先生所統率的第一師獨立營，改編成爲警衛軍，以捍衛總統府。民國十年北伐軍入桂，陳炯明竟扣抑機械，多方牽制進軍。及中山先生由桂回師，陳軍竟退處東江，陰謀異動。幸先生斡旋於第一師將領間，使該師擁護中山先生北伐主張，全部出動，民國十一年北伐之後，始告實現。

北閩軍向北推進，第一師前鋒已越贛州，而陳炯明嗾使葉舉等圍攻總統府事變忽起，此訊傳抵前方，因真相不明，各部隊都發生動搖，即第一師亦幾無法維持。先生急會同第四團陳銘樞部，由信豐退據河源。旋赴上海謁中山先生，商量善後辦法。十一年冬，中山先生櫟調楊闇閣，劉震寰等所部演桂軍，東下遂陳炯明，第一師首先響應，演桂軍遂兵不血刃而佔廣州，但第一師亦從此分化。與諸將領商議結果，遂將軍隊從新編制，推李濟深為師長，而由先生任第三團團長。這支軍隊後來成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的骨幹，對北伐貢獻甚大。

時中山先生歷經陳炯明叛變的教訓，又受楊劉等挾持刺激，深知非訓練革命的武力，決不能建立革命的基礎，乃與先生等商量創辦黃埔軍官學校，并欲挽先生任訓練部主任，但先生力辭，乃推李濟深為訓練部主任，而自居其副。黃埔初創時，學生僅四百人，但先生悉心經營，熱忱教導，基礎頗以奠定。但自蔣校長主持後，因深忌先生之才，轉依庸碌無能的王伯齡為心腹。先生不願磨擦，遂出洋赴德國，學習政治經濟。先生出國未久，國父逝世，國民黨內部形勢日非，乃於十四年冬返國，出席國民黨全國第二次代表大會，被選為第二屆後補中央委員。這時，王伯齡任黃埔軍校教育長，以百事廢弛，效率太差，學校當局乃不能不強邀先生回校繼任教育長。但不久又發生三月十二

日政變，這是試演獨裁的第一幕。先生被調任湘贛軍校校長兼第一軍黨代表，離開了戰場。

三、北伐戰爭中的功績

北伐軍興，先生擔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，隨大軍出發，沿途組織農民生活調查團，及農民問題研究會，組織農民，參加大革命。進攻武漢時，他擔任攻城司令，親臨城下指揮，雖彈如雨下，屹不為動。武昌城卒在國慶日攻克，先生即被任為湖北省政府主任，對發展民眾運動，使武昌成為全國革命中心，貢獻極多。特別振奮人心的，是收回了英租界，使國際帝國主義者，亦為之心驚胆碎。

但國民黨中的反動派，其時已與國際帝國主義相結納，乃藉口「民眾運動過火」，及「黨軍可惡，黨人可殺」等輩語，露骨地表現出「反革命」、「反人民」的行為。當時，國民黨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，依照決議遷移武漢，使能領導全國革命運動，乃蔣介石反欲留駐南昌，以遂其新軍閥的陰謀。先生認為這是革命危機，若不設法制裁，則北伐革命，勢必功敗垂成，而過去流血，盡付東流。但說服勸阻，皆無效果，先生曾痛哭一晝夜，由南昌趕回武漢，與大部份留鄂中央執監委員，成立中央黨部，組織武漢國民

政府，以圖挽救革命危機。先生遞補為中央執行委員，兼任農民部部長，努力農民運動。國民黨中反動派，在南京另立政府，實行清黨分裂。武漢政府中，投機份子汪精衛、陳公博之流，對革命大計，舉棋不定，日益動搖。但鄧先生仍堅決執行革命任務，親隨張發奎所部鐵軍，循平漢路進軍北伐，當時民國十六年夏天。到了是年冬，汪精衛等又出演「賣革命」的悲劇，武漢政府終不免垮台，先生遂化裝工人，間道從西北出國，過流亡生活。

四、在國外的考察及研究

先到蘇聯，經莫斯科時，國際共產黨人，曾開盛大的歡迎會，他曾將中國革命的性質，在會中作詳盡的解釋。旋返德國柏林，研究政治經濟，博覽群書，竟至廢寢忘食。他留在德國的時間最久，又返英、法、匈、奧、波蘭、立陶宛、意大利、巴爾幹半島諸國，及土耳其，印度等處旅行，考察各種實際問題，尤其對歐洲各國的農民問題，曾悉心調查，并親作農村訪問，調查當地農民生活狀況，研究各國解決農民問題的方案。他這麼辛勤不倦的研究考察。都是爲了中國革命作參考。不論到什麼地方，也不論在什麼時間，他總不肯遺忘中國人民的痛苦，與中國革命的莊嚴任務。

五、回國領導革命以至壯烈犧牲

民國十九年（即一九三〇年）五月，先生由歐洲歸國，回到反動勢力籠罩下的祖國。目覩獨裁專政下的政治腐敗，經濟破產，工農大眾生活的痛苦，如水益深，如火益熱，民族危機深重，國難日亟。他益感肩荷中國革命的重任，實責無旁貸，遂與同志友好，日夜商討，審察客觀形勢之需要，草擬革命綱領，發展政治主張。在是年八月十九日，由全國十個省區的十九位幹部決議通過，發表第三黨的歷史文獻——「我們的政治主張」。并正式舉行莊嚴神聖的結黨式，成立中國革命行動委員會。（即第三黨，及今日農民民主黨的前身）。

革命組織成立後，先生即努力領導工作，曾於二十年春間，親赴東北及華北一帶，考察各地情況，並指示當地同志，發動一切對反動派的鬥爭。不久，仍返滬領導秘密工作。不幸，在二十年八月十七日，被捕於上海愚園路愚園坊二十號，翌日轉解往南京，孫夫人等聞訊，急赴京援救，但南京獨裁者恨忌先生甚深，竟於先一日（即十一月二十九日）深夜，執行秘密槍決。這位曾為中國革命奮鬥一生的偉大戰士，終於壯烈犧牲，時年僅三十六歲。

民權保障的先驅者楊杏佛

衆所週知，中國最高的學術研究機關，是中央研究院。首任院長，即為國民黨元老，前北京大學校長蔡子民先生。中央研究院在草創時期，真是慘淡經營，艱苦異常。緬懷往事，中國學術界人士，至今追憶蔡先生的功績，尤不能忘懷當時中央研究院的總幹事，蔡先生的左右手——楊杏佛先生。他是一位思想前進，精明幹練的革命教育家，及政治家。

獨裁者爲了鎮壓當時的民權保障運動，不惜用最卑鄙無恥的政治暗殺手段，嗾使羣徒於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早晨，發槍擊斃楊氏於上海亞爾培路中央研究院門前。他壯烈成仁時，年紀還不到四十歲，正是有爲之壯年。他的死，是中國民主運動的大損失，也是中國學術界無可補償的大損失！

楊杏佛先生，名銓，籍貫江西，早年即參加國民黨，致力革命運動。與中國學術界知名之士胡適、任鴻雋、陳衡哲、同時赴美國，爲公費留學生。歸國後，任教於南京東

南大學（就是南京中央大學的前身）。深得學生的愛戴。他與當時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不睦，並不是爲了私仇，而是由於郭乃學閥，時常壓迫學生運動。楊先生嫉惡如仇，同情學生運動，並領導學生，參加反軍閥，反獨裁的鬥爭。

民國十三年，國民黨改組，楊即離京入粵，參加革命工作。當國父陵墓最初在南京動工之時，南京還在那位自命爲五省聯軍總司令的軍閥孫傳芳治下，楊氏奉國民黨中央之命，以家屬代表身份，奔走京滬，進行籌建陵墓的工作。他也是當時國民黨地下工作領導人之一，故北伐軍光復上海時，他與侯紹裘，恽代英等，同被委任爲上海國民黨的市黨部常務委員。不久又發表他爲接收招商局，及京滬杭兩路路局的專員，可是他不懶發接收財，終未屈就。這都是清黨以前的事。

國民黨反動派在發動清黨之後，使他對政治，益趨消極，僅任大學院（相等於今日的教育部）副院長，及中央研究院總幹事，協助蔡子民先生，從事於學術教育的工作。

但學術教育工作，仍離不了政治。試回顧國共分裂後這幾年的中國局勢。當局實行獨裁專制，堅持『攘外必先安內』之說，承繼滿清政府『甯贈友邦不予家奴』的賣國政策。九一八外侮之後，繼之以一二八戰爭，又簽訂淞滬停戰協定。抗日有罪，媚外求榮者，反位居顯貴。愛國青年，救亡志士，或被捕，或被殺，殘酷無比。這時的政治氣氛

低到極點。

空谷足音，宋慶齡，蔡元培等，發起組織民權保障大同盟，反對非法逮捕人民，殺害優秀的智識份子。此舉，使國內外人士，皆同聲響應。也使當時的國民黨獨裁者，感到內疚良深，爲之寢食不安。

同盟成立之日，爲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，成立會舉行於上海亞爾培路中央研究院大禮堂。當時參加者，計有：宋慶齡，蔡元培，楊杏佛，魯迅，史量才，胡蘋之，鄒太朴，王造時，林語堂，（此人後來成爲國民黨反動派的幫閒）陳彬龢，（此人竟成爲漢奸）及英文中國論壇報編者伊羅生，美國女記者史沫特萊，她是德國佛蘭克法日報的駐華記者。

同盟會發佈宣言，公開控訴當局侵害民權的種種事實，並要求釋放非法逮捕的政治犯。宣言起草，即出之於楊氏手筆。而楊亦公推爲民權保障大同盟的總幹事。

楊先生不僅爲一精明機警人物，長於組織天才，且學問深湛，善於作筆鋒犀利的文章。自第三黨領袖鄧擇生先生不幸殉難後，極見重於宋慶齡先生。曾爲宋起草一篇「和平分贊，統一作惡」的通電，痛罵國民黨反動派的罪惡，震驚全國。

當他拼命幹民權保障大同盟工作之時，南京當局曾派出特務分子，前往警告他。威